

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巴西狂歡節

一．

一九七二年二月中旬，是巴西傳統的新春節日，每年此時，人們乘機狂歡慶祝。沙爾瓦多市（Salvador 巴伊亞州 Bahia 的省會）原為巴西王朝的都城，四百年來，芳韻猶存，古色古香。市政府為了發展觀光，與工商界密切配合，早就將街道、建築裝飾得美侖美奐，洋溢著一片歡愉的氣氛。歐美各國的豪華郵輪，早已川流不息地駛進外港。觀光客入境隨俗，不論男女老少，都在身上塗著古銅色的橄欖油，換了花色鮮艷的恤衫，腳踏拖鞋，打扮成不倫不類的「巴伊亞人」。當地的兒童，或為了推銷土產、或出於好奇，總是成群結隊、前呼後擁地穿梭在蒼白的街巷中，追逐著這些觀光驕客。

近幾十年來，歐美各地經濟繁榮，都披上了現代化的單袍。大都市人口集中，樓房聳立，空氣及河水污染得昏濁不堪。於是，一些懷舊或愛好大自然的人，絡繹不絕地前來巴西探古尋幽。尤其是狂歡佳節，更有數十萬歐美遊客擁入，把巴西人的歡樂推上罕見的高潮。

繁榮是時代的傳染病，連巴西這個正在開發中的國家，也不能免疫。南部各州工商業飛躍的進步，寧靜美麗的樂土，已由里約熱內盧（Rio de Janeiro）不斷地向北遷移。縱貫高速公路上，大小汽車連接成一條咆哮的火龍，一波一波，將遊客由全國各地，集體送到這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北方古城來。

沙市新興起的旅館業，平日就已供不應求，這時各類房間早被訂約一空。如果有親戚朋友，還可設法擠一擠；那些臨時來看熱鬧，事先沒有準備的，就無門可入了。狂歡節還沒有開始，街頭出現了不少高級游民，有的在車上蛇蟠而眠；沒有車的人，只好一家大小露天擁擠。

巴伊亞的天氣奇佳，彷彿是為了狂歡節而設計的。據說幾十年來，狂歡節白天天氣再熱，絕不會超過攝氏三十度；到了夜晚，也不曾低於二十！巴伊亞人會向你保證：狂歡節不可能下雨！有人說，天上的神靈偏愛巴伊亞，讓人人都有個湛藍的穹頂，一床翠綠的毯子，把大地裝飾成溫馨的家園。

五年前，我就讀於國立巴伊亞大學音樂學院，專修理論作曲。記得那年的狂歡節，正值巴西政局紊亂、人心惶惶之際，我們男女同學成群結隊出遊。每個人都喝得半醉半醒，臉上塗著油彩，身上糊著稀泥，東倒西歪地在街頭橫衝直闖。

那時的我，已經到了而立之年，說什麼都不好意思扮演老天真。雖然心中躍躍欲試，但混在年輕的孩子群中，騙得了人卻騙不了自己。我孤家寡人遠赴他鄉異國，無非是懷抱理想，增進閱歷。但對巴西人而言，三十歲的人，早已成家立業、子女成群，我能不自尊自重嗎？

艾洛伊莎是我知心的女朋友，她就讀於醫學院，同時也在音樂院學鋼琴。她一再勸我放鬆心情，在這個歡樂的日子裡丟掉一切，敞開胸懷，與大夥同樂。我很同意她的看法，但卻頑固得像隻佇立在路邊的驢子，不論她怎麼說，我始終只以旁觀者自居，而無法忘情投入。

她說：「喝杯酒怎樣？你總不忍心掃大家的興吧？」我因患過胃潰瘍，談酒色變，更是不能從命。同學們都很洩氣，最後她說：「你應該聽醫生的話，胃病最好多喝牛乳，來點『豹子乳』怎麼樣？」（巴西的歇後語，其意為：與豹為友——無好結果。）

我自命追求人生真理，一向敢於向新鮮事物挑戰，聞言大感好奇。什麼是「豹子奶」？心想這一定是為狂歡節特製的飲料，做人不能太過於矜持，我對她已經滿懷歉疚，因之欣然同意。

艾洛伊莎帶我走到街頭小店，叫了兩杯。那豹子乳看上去濃濃稠稠，色澤潤白。我湊近杯口，聞了一聞，有點牛奶味，又有椰子味，還略帶酒香。

她拿起一杯，碰碰我的杯子，挑戰似的，仰著頭一乾而盡。我不甘示弱，也如法炮製。不料一杯下去，頓時感到胃裡火山暴發，渾身是勁！原來，那竟是最強烈的甘蔗酒。

艾洛伊莎對我眨眨眼，笑說：「歡迎你來到魔鬼的天堂，既然進了大門，就別想再出去了！」

於是，狂歡節揭幕了，我摟著艾洛伊莎，熱力由腳心直透腦髓。天在我們頭上旋轉，地在我們腳下飄移，她像是風中的玫瑰，我則成了隨風的敗絮。然而，我心裡明白，她的嬌靨正是我的夢魘，瘋狂只緣瞬間的燎原，明天呢？明天以後呢？什麼又是歡樂？就算有，我又能直立面對嗎？

參加狂歡節的人，身邊總要準備一些整人的道具，如爽身粉、香水、紙屑等。等到正式上場的時候，人們鬧紅了眼，手上抓到什麼便是什麼！一時，道具也好、什物也罷，抓到便向對方頭上灑去！反正再香的香水，在那臭汗淋漓之際，也是香水共臭汗一息了！

我們幾個同學在爽身粉中摻了胡椒，香水裡混了果汁！大家一面跳著、叫著，不時的向別人身上發洩。當然，最終還是落在自己身子上、鼻子裡。歡笑、瘋狂、歌舞、追跑，過剩的精力，幻化成一團迷霧。人愈是興奮，神經愈是麻木，笑累了，再灌些酒，等酒力發作了，酒灌得更多。

汗水夾著塵垢，烈日混著燈光。音樂與喧嘩早已糾纏得難分難解，我的肢體與大腦也完全失去了聯絡。待曲終人散，我只記得清醒後，全身虛脫地躺在床上。我整整躺了三天，才勉強掙扎著到學校去，而且被艾洛伊莎嘲笑得無地自容。

五年的時間不算長，我並沒有衰老很多。可是，五年也不算短，我的心境、生活、前途、希望，全都徹底改變了。上次離開巴西，是因為父親病重，一通緊急電報，令我不得不匆匆返台。當時，我認定今生今世再也不可能回到巴西、巴伊亞，更不要說音樂以及令我心醉的艾洛伊莎了。

我離開時，沒有向任何人道別，也沒有留下片言隻字。我背負著簡單的行李，卻感到重若千鈞！我自以為很瀟灑，把自己當成不沾人氣的浮雲。只是浮雲走了，人氣卻灑落一地！

而今再回到巴伊亞，純粹是不得已，也是偶然，完全沒有一點心理準備。走時，我曾把心上擦拭得乾乾淨淨的；現在回來了，心裡卻堆滿了無數的、沉重的懊惱。

再來巴西，只是為了一個虛幻的理想，我以為能解決自己生活的負擔。緣於1968年，台灣有一個私人組成的技術團體，在巴西駐華大使繆勒先生的推薦下，獲得巴西北部亞馬遜流域馬諾良（Maranhao）州州政府的邀請，到當地考察了幾個月，並簽定了一個墾殖計劃。

雖然這個計劃有巴西東北開發局（SUDENE）的背書，可以在巴西政府所徵收的各種所得稅中，募集一千萬美元的資金。但是，開始時仍需一筆開辦經費，還需要大批的技術人員參予工作。考察團留下了一部分人員，繼續在巴西工作。幾位負責人則返回台灣，一面措籌款項，一面召兵買馬。

那時，台灣的客觀環境相當艱困，島內還沒解嚴。由於該計劃涉及大量的移民，有違反攻大陸的國策，因此不能公開進行遊說工作。

1970年，其中一位負責人是我在農學院的同學，他知道我曾在巴西居留，便來找我幫忙。我對計劃很有興趣，邀約了十幾位好友，一同投資移民。

1971年二月，我奉派來巴，到馬諾良州的聖路易市，與原來駐留巴西的人員一同協商組織公司的事宜。

不幸，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理想，而各人的理想間往往只有衝突，而無交集。再加上國際局勢變化太快，剛好遇上美國與中共開始解凍，巴西也決定與台灣斷交。更不幸的是我們的後台——繆勒大使，八月中旬，在一次赴香港度假的旅行中，飛機墜入了台灣海峽。

公司尚未組成，噩耗頻傳，我們在聖路易市苦撐待援。但考察團留守巴西的人員對我心懷疑慮，而台灣的股東也認為我未能盡責。熬到七月，我終被股東會解職。此時，我身上已經不名分文，在窮途末路之下，只得黯然回到當年悄悄離去的沙市。

揮別了那分原不屬於自己的灑脫，戴上了麻木落寞、無法卸卻的面具。沙市依然古色古香，狂歡節還是一樣歡樂，我卻在茫茫中喪失了自己。

老馬是我當年的朋友，他在沙市經商成功，有了自己的事業。他堅留我小聚，羞愧加上懊惱，令我無地自容。只是天下雖大，對一個走投無路之人，可以說是寸步難行。